



## 憶漢濱師點滴在心

駱育萱

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

收到方老師的電子郵件，看到李漢濱老師過世的消息，頓時，只一個「悶」字了得。

去年十一月某星期五中午，我們一行人去看病中的漢濱老師，當天她的精神不太好，下午又要去複診，看到漢濱老師少了那種直挺挺的樣子，平常談笑自如的我，在那裡竟是啞口無言，連坐在椅子上都有種不安的感覺。還是川路老師幫漢濱老師禱告那幕，展現了宗教支持的力量。

我悶，是因為在那一刻我說不上什麼安慰的話，平常的日子裡，組裏的老師都很匆忙，有時在路上，只有點頭微笑的空閒，難得停下來，聊上個十來分，都覺得有時間壓力。平常期中期末的開會，大家就不斷地討論課程改革，做教學演示。事實上，每次開會我還都得一心二用處理其他事務，時間到了，就趕直直奔回家，接小孩，寫論文，我想我就像是趕車的旅客，從這站換到了那站，累得忙得，都忘了和車上的旅客聊聊。

有幸大家同搭南台文史組這部車，這算是長程車，但車程的遠近，下車的時間似乎又不是我們能掌握的。

漢濱老師的下車，讓我錯愕，本來以為她只是到了休息站去伸伸筋骨，解解手，休息一下，就還要上車的，怎麼就這樣「不坐」了。可是在車上的我，竟也沒有察覺到，沒跟她說趕快上車呀！或者好好地微笑跟她說聲：謝謝您！再見！

對啊！平常沒有交流，到了漢濱老師生病時，我竟只有害羞的藉口。哎呀！真不知道電話打去要說什麼，總不能說，要加油哦！您一定會好起來的。又怕沒有那種默契，可以默默地傳達我的小小的小小的關心，總之，我看到自己行動侏儒的一面。本來上學期期末開會時，我還想準備一張大卡片讓同事都寫上些祝福的話，結果，還是沒有準備。

遺憾就在這種心上起了念頭，行動卻未成行的情況下，一點點造成。那天去參加她的告別式，坐在那裡，我告訴漢濱老師，在天國您一定也可以直挺挺地，那裡的學生一定聽您的講課，一定懂得您安排每一門課的用心。

那天去看漢濱老師時，看到她打包好要給組裏的兩箱書和十多片DVD，她交代說，這些可以給組裏老師教學參考用，她還說她當初準備這些影帶，花了好些功夫，那一刻臉上是病容，眼睛卻發散著教學熱情的漢濱老師，是我對她的最後回憶。



遠思特稿 遠思特稿 遠思特稿 遠思特稿 遠思特稿 遠思特稿 遠思特稿 遠思特稿

再前一刻是去年六月期末會議時，她匆匆到來，只是奇怪，漢濱老師可從來不遲到的呀？後來才知她那時身體已不舒服。再前一刻是某日在研究室十二樓電梯前相遇，她問我論文進度如何？老三誰帶呀？勉勵我誰都會經過這一段分身乏術的日子，過了就好了。再前一刻是剛好我們倆同時段在隔壁教室上課，下課時偶爾交換一下心得。對漢濱老師的印象總是很俐落地，很瀟灑地，戴副墨鏡，有種女中豪傑的氣魄。我想或許少了肉體的疼痛，漢濱女俠一樣可以在天堂裏光彩地存在著。

漢濱老師，沒說的，您一定能體會，您留下的那些書、影片將伴隨您的精神，在南台的校園中，以不同形式和我們在一起，謹以此文紀念這六年來的同車之旅。